

抗战牵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

王树增谈《抗日战争》创作

易明



王树增

提起作家王树增，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战争系列创作。从2006年开始，王树增先后出版《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全新的战争史写作范式，也为战争文学树立了新标杆。这一系列作品所具备的坚实宏大的结构、国际视角、现实观照以及详尽的资料，赢得了数百万忠实的读者。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王树增又隆重推出了《抗日战争》系列，全景式再现了抗日战争的惨烈与悲壮，被誉为70年来第一部反映中国全民族抗战史的非虚构文学作品。

写出不屈的民族性格

有人曾问王树增，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有那么多军事研究专家，你凭什么写战争？王树增回答：“我不是军事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也算不上学者，充其量就是一个作家，从事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我的作品，包括战争系列和近代史系列，实际上是写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长征》写永不言败，《解放战争》写人民的力量。《抗日战争》则是写不屈的民族性格，思考民族之所以有顽强生命力的原因何在。”

在王树增看来，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来讲过于残酷、过于不公平。这是两个国力、军力十分不对称的国家之间战争，和后来苏德发生的战争完全不一样。当时中国军队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处于冷兵器时代。但是日军是什么？日军是航空母舰时代。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工业，少量的民族工业非常可怜，是落后的农业国，天灾人祸频发，农业生产力量低下。再看看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从民国初延续下来的军阀混战形成了中国当时独特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中央只能管一小块，蒋介石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三军统帅。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时所谓的中国军队，包括有几辆坦克的中央军在内，都缺少现代战争观念。于是，从卢沟桥事变到第二次淞沪会战，日军作战指挥部战役规划参谋的计算方式是1:10，也就是日军的一个师团，至少可以对付中国10个师以上，甚至更多，伤亡比例

也可以这样计算。

写抗日战争，王树增并不只是简单地记录战争的过程，而是努力写出一种精神。比如，用大量篇幅写到了高校的转移。当侵略者到来时，那些高校师生不愿意以顺民的身份在沦陷区安放书桌，所以，即使有些教授年岁都很大了，宁可步行一两年也要到后方去，难道这些师生们不是英雄好汉吗？王树增觉得这些人让他肃然起敬。多少教授和青年孩子就死在了半路，生病、挨饿、被轰炸，而且还扛着仪器，带着实验室的设备。书中写到华东的一个农学院转移，很多师生死于路上，用于教学的两头奶牛却活了下来，因为它们都是实验用品，荷兰最好的种牛，这些师生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它们。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书中，王树增专章谈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问题。王树增说，“中流砥柱”这4个字，现在也是社会舆论争论的焦点。他个人认为，之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主要论据不是军事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这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中国共产党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时中国一盘散沙，共产党人愿意抛弃前嫌，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仅仅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为什么？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党派之争是国共之争，国共是两个死对头，但一旦面对强敌、要亡国灭种之时，共产党一方能够站出来公开说服国民政府领导，服从民族命运这个大趋势，这对各路军阀和各路小党派能起到很强的引领作用。没有万众一心，抗日战争打不下去。因此，怎么高度评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和建立都不为过。

第二个理由，《论持久战》是保证抗日战争最后取得胜利的关键性战略思维。王树增说，我们现在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依然会佩服这位伟人的战略思想。它用毛氏文风叙述了战争的进程以及每个阶段的对策，被历史证明精确无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蒋介石案头有这本书，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案头也都有这本书。

第三个理由，就是广阔的敌后根据地的建立。王树增指出，论述抗日战争的中国战场，偏重哪一个战场都没有办法解释战争的进程，二者废其一，就等于砍掉一条腿。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绝不是这个样子，敌后战场始终牵制着日本几十万的部队，虽然最后的日军部队已不是精锐，全是丙级兵团。日军主力兵团在哪里？不在正面战场上，而是跑到缅甸和太平洋战场去了，守硫磺岛去了。我们的敌后战场牵扯日军的兵力没低过40万，这个日本档案有记述。

突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

“我有一句话，我从来不拿党派之争的观点看待这场战争。谁拿这种观点去看，就对不起我们的先人，是小肚鸡肠。”王树增曾在多个场合说过，如果我们对这场惨烈的抗日战争的表述和认知过于狭隘的话，对那些倒在战壕里的年轻生命就是不公平的。这场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阶层、所有的党派，甚至所有的国际力量，还有那些散落在世界每个角落的华侨。这场战争牵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解释这场战争的结局。

近年来，王树增觉得国内对于抗日战争的看法越来越理性、客观。他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智慧，因为赞扬别人不等于贬低自己。用宽容的心态看待历史，实际上是树立自己的人格形象。他说，写抗日战争，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永远不会犯错，永远是正义的。他现在给读者提供的是比较公允的立场，比如在作品中很少用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这样的词。这是因为，这样的词在抗日战争中并不存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军队的称呼有几个：从日方来讲，是中国军队；英美叫华军；汪伪政权建立后，日军对中国军队的称呼变成两个，一个是南京军或者政府军，实际就是伪军，另一个是重庆军，指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是在中央政府统辖下的编制中的一支。共产党军队这一称呼，在抗日战争中日军都不这么强调，现在更不必特别强调。

尽可能靠近读者的心

《抗日战争》是王树增战争系列的最后一部。在谈到为什么把《抗日战争》放到最后来写时，王树增说，没有其理由，就是太难写了。

第一个难度，史料之浩瀚令人难以想象。搜集整理工作已经远远超出5年，20多年以来他一直关注整个战争系列所有的档案史料。相比其他作品而言，《抗日战争》在史料的查证、收集、采访和运用上的难度最大。实际上，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我们这么多年来对这场战争的档案的整理留存以及口述历史的留存等等都做得不够。王树增感叹，我们遗忘的太多了，对那些在这场战争当中为这个民族而倒下的人不公平，对这段历史也不公平。

第二个难度，在搜集资料时，王树增还发现一个问题，东方人治史不严谨，虚妄的太多，可信度不高。很多历史表述，判断比较多，数据一看就是离谱的，普通读者看不出来，但研究者看深了看多了就知道这是离谱的。所以必须去做很多去伪存真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让王树增耗费时间最多的。

第三个难度，在认知上也有不小的问题。王树增坦率地讲，至少他脑子里现在对抗日战争的认知和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他说，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抗战史的表述实际上是有过偏颇的，这种偏颇也造成了今天广大的中国读者对抗日战争的某些认识往往形成舆论的焦点和热点。日军主力兵团在哪里？不在正面战场上，而是跑到缅甸和太平洋战场去了，守硫磺岛去了。我们的敌后战场牵扯日军的兵力没低过40万，这个日本档案有记述。

中华诗词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将于8月19日在京召开，诗人纷纷写诗祝贺。

——编者注

七律 写在中华诗词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马凯

大地春回盼未迟，唐松宋柏又新枝。
随心日月弦中起，信手风云笔下驰。
骚客曾犹无续曲，吟坛应幸有雄诗。
山花烂漫人开眼，更待惊天注雨时。

次凯公四代会贺诗韵

周笃文

春浓华夏日迟迟，喜见昆山发玉枝。
国运宏张新浪涌，民生康泰乐歌驰。
风雷绕指开生面，星斗撑肠铸好诗。
一脉箫韶谁继响，铜琶铁板正当时。

奉和马凯、周笃文诗兄迎四代会

沈鹏

闻道求真不厌迟，根深拓展玉龙枝。
屈平骚意连江涌，李杜歌声旷代驰。
汲古融今翻旧调，巡天入地创新诗。
中华文脉振兴日，民族灵魂再造时。

次韵奉和凯公贺四代会七律

刘征

吟坛绽放竞嫌迟，钟吕清声更竹枝。
黄水西来一脉续，大江东去万帆驰。
国家有幸骚人幸，胜事如诗遍地诗。
此去攀登腾跃足，青天揽月看今时。

敬和马凯同志

李文朝

吟潮动地步趋迟，老树新花绽满枝。
万里风光凭畅想，千秋思绪任飞驰。
人疑高曲难赓赋，代有英才出好诗。
国运昌明文运盛，复兴圆梦正当时。

白求恩

欧阳黔森

不知你怎么来的
我们却知道
你是怎么走的
你有一句话
至今让人们记忆犹新
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是的，不远万里
说不尽的雄关险隘
讲不完的战火硝烟
你是一个战士
却从不拿枪伤人
你手握一把刀
从来只有救死扶伤

在大行山上
遍布你的足迹
你的脚步声
依然在山谷里回荡
在大行山上
你扛起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旗帜
深深地烙印在大行的脊梁上
永远飘扬
在大行山上
至今传颂着你的奉献
你的精神
书写在中华几代人的精神史册里
力透纸背

悲歌一曲惊天下

林庚白《姚营长歌》赏析

周笃文

宝山城头天如墨，突围转战夜深黑。
堂堂好汉姚子青，能以孤军当百。
海云低垂风怒号，危城四面炮声高。
援绝弹尽短兵接，全营身殉无肯逃。
血肉头颅争飞舞，一寸发肤一寸土。
覆巢几见卵能完，断脰犹闻勇可贾。
许远张巡今见之，先声直欲吞东夷。
但使武将不怕死，中华会有收边时。
里闾闻报皆涕泣，壁上群胡亦于邑。
浩气直争日月光，雄风真使懦夫立。
古来多难乃兴邦，国有干城非可降。
八公采石无此壮，行看饮马松花江。

这首诗是中华诗词研究院最近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诗钞》中的作品。本诗作者林庚白（1896—1941），福建闽侯人，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才气纵横的大诗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被推为众议院和非常国会秘书长。抗战军兴，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1941年被日寇枪杀于香港。

林庚白为南社健将，诗风魁奇俊逸，有“一代诗人”之誉。抗日诗作，尤为杰特，广为传诵。作为一个忠诚的爱国者，他对毛泽东寄望殷殷，赠诗有云：“湖南人物能开国，况出山

川百战余。天险江流知有意，翼王不渡为君驱。”（《寄延安毛泽东先生》）

这首《姚营长歌》作于“八一三”事变期间，是这场卢沟桥之后的最惨烈的战斗之实录。九十八师五三八团三营营长姚子青奉命坚守宝山，痛击来犯日军，血战六昼夜。在使日寇付出惨重代价后，终因寡不敌众，全营五百健儿壮烈殉国。他们与城偕亡的壮举，惊天动地，泣鬼神，震惊了全世界。

这是一篇歌颂英雄功烈的铭体诗的作品。《文心雕龙》论碑十二云：“周世盛德，有铭谏之文……谏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此类文体以简洁庄严肃穆，致哀感为特色。庚白此诗用笔凝重，赋情恳挚，立意高远，为我们塑造出集体英勇的群像，不愧为精品力作。

前十二句写惨烈的战斗：宝山城头天黑如墨，深夜突围，惊心动魄。姚子青身率五百健儿与成千上万的倭寇搏杀。海风怒号，炮弹狂泻。战士们只身肉搏。“血肉头颅争飞舞……断脰犹闻勇可贾”，血肉横飞，头颅滚动。“断脰”，即砍断了脖子，“勇可贾”，即余勇可贾，意谓虽头断精神不死，还有多余的勇气可以使出来。极言其气吞山河之壮志。正如《国殇》所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

雄”，它把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不屈之精魂写到极致。

后十二句则言其历史地位与巨大影响。许远、张巡是安史之乱中抗击叛兵的英豪。唐天宝末年，以数千兵死守睢阳，与叛军接战四百余次，斩杀敌军上万，被俘不屈而死。此处以姚营烈士比之。“先声”句言其忠勇之气可使倭奴丧胆。继言不但上海民众为之痛哭，连作壁上观的租界洋人（群胡）也为之于邑（流泪），这种精神真可与日月争光，使懦夫奋起。有如此干城（盾牌和长城，指栋梁之材），定可多难兴邦、国基永固了。最后以东晋时淝水之战大败苻坚于八公山，南京时虞允文大胜完颜亮于采石矶两个史事，赞美此战的神勇伟烈，并充满信心地预言，饮马松花江、驱除日寇指日可待。

这首歌词以浓笔重墨、奇情壮彩，展现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之灵魂和抗战必胜之信念，是抗战诗歌中的精品，值得我们珍爱与学习。



祖国之恋

黎耀成

对你的爱
总是藏在心窝
就像那浩瀚的海洋
将千川百流融汇包括
对你的爱
总是难舍难割
就像那广阔的森林
将千山万岭紧紧依托

总是四季如歌
就像那奔腾的江河
将千言万语激情诉说
对你的爱
总是炽热如火
就像那漫山的花朵
笑迎东方日出的喷薄

对你的爱

我对你的爱永不褪色
你给我的爱是那锦上添花的欢乐

